

林語堂經典名著 16
林語堂 著

金聖嘆之生理學

金蘭文化出版社

林語堂經典名著 16
林語堂 著

金聖嘆之生理學

金蘭文化出版社

金聖嘆之生理學

林語堂編著

譯者	編輯部
發行者	許素蘭
社長	張耀光
出版者	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0891號
印刷者	廣同印刷廠有限公司

總經銷	文旺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台北市農安街28之1號4F
電話	5946033-4
郵政劃撥	0789591~0「文旺圖書社」帳戶

中華民國75年4月出版

特價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

目 錄

林語堂生平事蹟	五
金聖嘆之生理學	一七
薩天師語錄	一九
避暑之益	四五
煙屑	四九
增訂伊索寓言	五八
驢子還債的故事	六三
倫敦的乞丐	六八
論玩物不能喪志	七一
讀書階級的吃飯問題	七四
冬至之晨殺人記	八一

冀園被偷記	八六
慶祝舊曆元旦	九三
思滿大人	九八
論性的吸引力	一〇四
節育問題	一二二
婚嫁與女子職業	一二七
一篇沒有聽衆的演講	一二三
女論語	一二九
爲中國女子辯	一三五
摩登女子	一三九
挖金姑娘	一四五
說青樓	一四八
論離婚	一五六
裁縫的道德	一六一
買鳥	一六五

談學者的尊嚴	一七二
中國人嫌惡急性子	一七九
談涵養	一八二
回京雜感	一八四
發微與告密	一九〇
讀書的門道	一九三
論讀書	二〇一
讀書與看書	二一一
談「論語」句解	二二三
教育罪言	二二七
救救孩子	二三三
考試分數不可靠	二二六
因治論考試	二二九
談理想教育	二三一
學風與教育	二四〇

哈佛味 二四九

話牛津 二五〇

論東西文化的幽默 二五八

筆名之濫用 二六七

一張字條的寫法 二七〇

論翻譯 二七六

怎樣洗煉白話入文 二九四

林語堂著作一覽表 三一二

林語堂生平事蹟

林語堂原名玉堂，光緒二十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生於福建龍溪（漳州）。小時在廈門鼓浪嶼讀小學，十三歲時入漳州尋源中學。畢業後考入上海的教會學校——聖約翰大學，至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大學畢業，其後三年在北京的清華學校教授英文。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在結婚後，就往美國入「哈佛大學」，研究比較文學。獲得碩士學位，次年（一九二〇）渡大西洋赴法，在青年會教授旅法華工讀書與寫作。不久即往德國「萊比錫」大學研究語音音韻學，於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獲得博士學位，回國到北京任「北大」英文系教授。時系主任爲胡適之，同事中有陳源（西滄）、徐志摩、溫源寧、張歆海等。復任教於「北京師範大學」和「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此二校於民國二十年七月合併改組爲「國立北平師範大學。」）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語絲」週刊在北京創刊，這是以周作人弟兄爲主的同人刊物，其他執筆的有林語堂、錢玄同、顧頡剛、廢名（馮文炳）、張定璜（鳳舉）、徐祖正、和當時還在法國「巴黎大學」研究的劉半農等，他們大都是北大教授。不久也是北大教授創辦的自稱爲大

報的「現代評論」於同年十二月十三日創刊。這是「太平洋」雜誌和「創造週報」合併組成的半政論半文藝性的刊物，由王世杰、蔣廷黻、胡適之、陳西滢等文人學者主持，在文藝部分的作者，有陳西滢及其夫人凌叔華、丁西林、楊振聲（金甫）、徐志摩、郁達夫、和沈從文等。尤其是西滢的「閒話」，「引起了更多的閒話。當時「語絲」和「現代評論」因意見不合，二者在各自刊物及「京報副刊」和「晨報副刊」上大打筆戰。依林語堂的解說：「凡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有多少要涉及罵人。罵人正是保持學者自身的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丟盡了學者的人格。所以有人說語絲社盡是土匪，猛進社盡是餛飩，這也是極可相賀的事體。」

關於「語絲」，周豈明（作人）在回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說：「我始終相信語絲沒有什麼文體。我們並不是為講笑話而來，也不是來討論什麼問題與主義，我們的目的，只在讓我們隨便說話。……語絲還只是語絲，是我們這班不倫不類的人，借此發表不倫不類的文章與思想的東西。」他又說：「大家要說什麼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高唱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 公平競爭之意。）」所以如林語堂所說：「語絲有時忽而談生活之藝術，有時忽而談『女子心理』，忽而又談到孫中山主義，忽而又談到鬚髮與牙齒，各人要說什麼便說什麼。他的寶貴就在這一點。（見《論語絲文體》）」

這種文體，後來發展成兩支，一支是周作人、林語堂等一派幽默、閑適、沖淡的小品文，以

「駱駝草」（馮文炳編）「論語」、「人間世」、「宇宙風」爲主。另一支則爲標榜「科學小品文」及視之爲「匕首」和「投槍」的雜文，以左傾的曹聚仁、徐懋庸、陳望道等爲主的「游聲」、「新語林」、「太白」、「芒種」等。

當時林語堂以剛毅的精神，戰士的姿態，對北方軍閥治下的腐敗社會加以致命的打擊，並且煽動了當時的青年對於南方革命的熱誠。這些文章如「文妓說」、「討狗敬文」、「說文妖」、「祝土匪」、「讀書救國謬論一束」、「回京雜感」、「詠名流」等等，後來均收集在「剪拂集」中，這是林語堂所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廣東的國民政府，藉着「東征」的勝利，奠定了其政府的基石，並將準備北伐。而北方段祺瑞政府下的北京國立八校，因時局不安，財政日絀，時常欠薪。到了三月十八日又有段祺瑞軍隊在國務院前開槍慘殺請願民衆的慘案發生。其後段祺瑞更下令通緝四十八個教授，林語堂亦其中之一。時林語堂擔任北大英文系教授，女師大教務長，國民新報英文部編輯。而另外的「通緝犯」之一的陳友仁則是國民新報的英文記者。

當時廈門大學在校長林文慶博士的掌璽下，設備力求充實，教授薪俸力求提高，與北洋政府的拖欠教育經費，恰成南北對照，故當時北方名流南來講學者頗不乏人。此時林語堂亦來廈大任文學院院長，林語堂本著爲鄉梓服務的熱誠，想大力協助整頓廈大，但後來廈大鬧風潮，林語堂

乃離廈大而去。

適「北伐」正如火如荼的在進行，林語堂乃投入當時武漢政府，任外交部秘書，外交部長就是以前在北京與語堂同事的陳友仁。當時國民政府的決心收回漢口英租界事，他們兩人都有很大的功勞。

民國十六年三月下旬，上海、南京相繼克復，四月十二日國民黨開始「清黨」；七月中武漢也開始分共。林語堂於當時曾主編英文的「People's Tribune」（後來曾將是年八月發表在這上面的文章輯成「林語堂時事述譯彙刊」一書。（英文本，於十九年一月在商務出版。）嗣因武漢空氣惡劣，林語堂乃前往上海，決意以寫作爲生活，不再過問政治，從此就在上海灘上足足留了九年，至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離國前往美國。

他爲開明書店編了三冊當時最成功的「開明英文讀本。」並在「中國評論報」（The China Critic）的小評論家（The Little Critic）專欄上以英文寫作，爭取說英語民族的同情與了解。在此林語堂乃奠定了他以後英文寫作的基礎。

民國十六年十月一日，「中華民國大學院」成立，由蔡元培任院長，同時設立「中央研究院」，蔡氏兼任院長。到十七年四月後者改名爲「國立中央研究院」，十月「大學院」復改爲「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遂成爲國家最高學術機構。蔡元培記述「我在教育界的經驗」說到「大學院

時，院中設國際出版品交換處，後來（十七年十月，）移交中央研究院。「這個「國際出版品交換處」處長就是由林語堂擔任的，直到民國二十五年六月為止，在中央研究院他又任過「外國語編輯主任。」

這期間，林氏除了在各大學演講外，多致力於翻譯的工作。他譯有布蘭地司的「易卜生評傳及其情書」（春潮版，）史賓岡等的「新的文評」（北新版，）羅素夫人的「女子與知識」（北新版，）和蕭伯納的劇本「賣花女」（開明版。）同時還編了兩本「英文文學讀本」（開明版。）（民國二十一年三月，章克標主編的「開明文學辭典，」林語堂是十二個編輯人之一。在開明出版的各書之暢銷，使他在當時有「版稅大王」之稱。其中最重要的是「新的文評」（十九年一月出版。）林以亮在「美國文學批評選」（五十年六月今日世界社出版）的序上說：「林語堂當年在哈佛大學就讀時，也曾上過白璧德的課，可是在氣質上，他是和白璧德所倡導的人文主義格格不相入的，因為他可以說是一個浪漫主義者。」因此林語堂不惜費十五頁的篇幅來寫它的「新的文評序言。」序言上說：「聽見新月書店將出版梁實秋所編吳宓諸人所譯白璧德教授的論文（書名叫做「白璧德與人文主義，」）那麼，中國讀者，更容易看到雙方派別立論的懸殊，及旨趣之迥別了。」可見林語堂是藉介紹史賓岡來對抗白璧德的。因為史賓岡是意大利美學家，思想家 Benedetto Croce（克羅齊）的信徒，所以替中更進而介紹克羅齊的「美學：表現的科學」以及

王爾德 (Oscar Wilde) 的「批評家即藝術家」(The Critic As Artist) (梁實秋先生在二十三年三月出版的「文藝批評論」的「結論」上曾批評史賓崗是「詭辯。」) 因此我們也可以說「新的文評」就是林語堂自己的文藝見解。

除了翻譯之外，他將這時期的作品集成一冊曰「大荒集。」其中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薩天師語錄」，這是他對現實社會之黑暗的痛心疾首的呼喊；○「子見南子」，是一齣獨幕悲喜劇，發表於十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奔流」月刊上，表示林語堂對於舊禮教的不滿。恰當第二年六月八日，山東省立第二師範學校因排演該劇，竟引起了滿天風雨而更加引人注意。

民國十九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魯迅」為其盟主，（後來證明只是徒擁虛名而已。）這是共產黨有組織的向文化界進軍，想控制中國的文藝界，那時正是左翼作家氣焰最盛的時候。不久雖有一部份文人提倡「民族文學」與「左聯」對抗，但因代表人物多非文藝界知名人士，故影響不大。到二十一年，又有稱「自由人」的胡秋原和「第三者」的蘇汶（即去世不久的戴杜衡）要求「文藝創作自由」，反對「左聯」的把持文壇。他們的論戰文章散佈在當時的幾個著名雜誌上，蘇汶彙編「文藝自由論辯集」於二十二年十二月出版。（胡秋原所編「少作收殘集」亦引錄了大部份。）在文壇上有比較重大的影響。

在這論辯的高潮中，林語堂與軍突起，於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創辦了他的第一本雜誌「論語」

半月刊，以提倡幽默的小品文，鼓吹「健康的微笑。」「論語」就風行一時，林語堂也因此而被稱為「幽默大師。」

「論語」的態度也是不滿「左聯」而有自由主義的作風，發表的文章也不免於暴露和諷刺當時政治和社會上的醜惡，因有獨特的見解，還能相安無事。「論語」發行了一年多，林語堂與發行人邵洵美意見不和，改請陶亢德主編。林語堂乃於二十三年四月五日替「良友」主編「人間世」半月刊，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筆調，專刊一些平和沖淡，抒寫性靈的小品散文。這可算得是中國第一本純粹是散文小品的刊物，執筆者在當時文壇上大都是第一流的，可惜出了一年多就停刊。「人間世」一出版就遭到左翼作家在報紙上化名攻擊，亦可見當時左翼對它嫌怨的程度了。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林語堂獨自又創刊「宇宙風」半月刊，仍可看出「人間世」的風格。至翌年林氏出國，才改請他人主編。這個刊物一直維持至抗戰後期，因林氏胞兄懷廉的病逝，而停刊於桂林。

這一時期是林語堂在國內的飛揚時代。他因提倡幽默，故以擷取許多不登大雅之堂的題目來作文章，打破道學家的「方巾氣。」他說「信手拾來，政治病亦談，西裝亦談，再啓亦談，甚至牙刷亦談……去經世文章遠矣。所自奇者，心頭因此輕鬆許多。」諸如「論政治病，」「我怎樣

買牙刷，」「怎樣寬再啓，」「論西裝，」「大暑養生，」「一方巾氣研究，」「讓娘兒們幹一下吧」等等，均收在「我的話」中，民國二十三年出版，我們可以看出和早期的「剪拂集」有多麼的不同。

林氏嫌時下白話文的嚶哩嚶噠而倡用「語錄體」，他以為「語錄體」是文言白話的過渡津梁，可補救白話文的「浮泛，」「不切實」之弊。兼以林氏的文學見解是屬於浪漫的，表現主義的，以為「文章者，個人之性靈之表現。」（見「論文」特別拈出「性靈」兩字做為近代散文的命脈，上承明末的公安竟陵派為文學正宗，與北平的沈啓无，周作人南北唱合。林語堂因此也特別抬舉袁中郎，奉之為宗師。

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林語堂往美國之前一年，發表了他的英文著作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國與吾民，）因了賽珍珠的介紹，獲得了國際的聲譽。這本書主要是為使西人瞭解中國而作的。故所寫都是「忠實的，毫不隱瞞的一切真情，」因而也不免於揭發中國人的一些缺陷。就在這一點，林氏頗為國人所誤解、非難。翌年（一九三七）寫了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生活的藝術，）以闡揚中國文化。美國「每月之書」俱樂部選它為是月份最好的書，暢銷至十一個月之久。

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抗戰開始。林氏於二十八年（一九三

九) 由美渡法，在孟東 (Menton) 及巴黎渡了些時，仍於同年回到美國，出版 *Moment in Peking* (京華煙雲，一譯瞬息京華。) 有人認為這是他最好的小說，可與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媲美。民國二十九年 (一九四〇) 和三十二年 (一九四三)，林氏曾二度回國，後一次居留時間較長，曾與「左派仁兄」大打筆戰，却似乎不大受國人同情。這時發刊了 *With Love and Irony* (諷頌集) *A Leaf In the Storm* (風聲鶴唳) 和 *Between Tears and Laughter* (啼笑皆非) 等幾本書，均與當時中國國勢有關。在這風雨飄搖的苦難時期，林氏表示出他對國家的關心。再度回到美國後，即於民國三十五年 (一九三六) 寫了一本 *The Vigil of a Nation* (枕戈待旦) 描述他第一次的回國之行。以上幾本林氏的英文著作皆有中譯本，有的還不止一種。

民國三十六年 (一九四七) 初夏，林氏曾進聯合國科教文組織，任美術與文學組主任，但不及一年，又恢復其寫作生活。他寫了一本蘇東坡的傳記：*The Gay Genius*。不久又寫 *On the Wisdom of America* (論美國智慧) 這是他以前出版的 *The Wisdom of India* 和 *The Wisdom of China* 的姐妹作。

民國四十年 (一九五二) 四月，其婿黎明掛着林語堂的名，創辦「天風月刊」，風格與林語堂在上海所辦的雜誌相仿，其特約撰稿人羅致了張美的有名文人學者，如胡適、李金髮、沈有

乾、陳受頤、陳看梅、黃文山、熊式一、黎東方、賽珍珠，及在香港的徐訏、簡又文。但也出不了幾期就停刊了。

此後幾年，林氏又出版了好幾部闡揚中國文化和重編中國傳奇以及短篇小說的書，如 *The wisdom of Laotse* (老子的智慧)，這是他以前寫的 *The Wisdom of Confucius* (孔子的智慧) 姐妹篇，以及 *Famous Chinese Short Stories* (英譯重編傳奇小說 · *Widow Nua and Courtesan*.)

民國四十四年春，林語堂受聘為新加坡創辦的「南洋大學」首任校長，但到任不久，與陳六使發生意見，遂爾同他邀請來的教授一齊辭職。這是南大的損失，因為至今南大還請不到一個像林語堂那樣的國際知名人士來主持。

民國四十七年（一九五八）寫 *The Secret Name* (匿名) 同年來到臺灣，在中央研究院院刊「慶祝趙元任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中發表了一篇論文，題目是「平心論高翊」，並於十月二十四日在臺大以「紅樓夢的考證」為題，作了一次學術講演。主要是推翻紅樓夢後四十回為高鹗所續的舊案。

五十四年，馬星野繼曾虛白主持「中央社」，「在臺灣各大報上闢有「中央社特約專欄」，約林語堂、李嘉、徐鍾佩、任華明等諸位先生撰稿，尤以林語堂寫得最勤，仍是他的所謂「語錄體」。